



白洲集

取

祭文  
挽章  
行狀  
謚狀  
墓誌

六

~ 16  
2388  
8



2388  
8-8



白洲集附錄卷之一



祭文

大殿賜祭文 知製 教弘文館庶教

惟靈資惟國器才為世出早種厥學英華外發大鳴

于時聲聞鵠蔚流必有源秀必有實言念先卿受知

皇祖逮予嗣服用作霖雨德冠臣隣文章餘事宜有

是子克趾其美遭逢伊時即實經幄周旋倉卒奏對

密勿子識卿才眷意彌篤郎選東曹暇賜湖堂士望

允協益播其馨擅名燕許于國之光拔自周行以佐

銓衡仍首諫省復長銀臺論思邇英講廟寔該誘掖

賢關多士之措占魁庭製撤予臯比奉牘皇華倚馬  
騁辭豈但詞翰無往不宜試之外庸畿府關鉞廉袴  
騰謠召崇勿伐京兆超階栢府峨多旋擢冢宰皆予  
簡在卿亦自礪注擬公允孰幽不甄有才必進主盟  
詞壇文風丕振儒林宗匠父子家聲綽有風度咸稱  
老成時事益艱顛倒西行冀卿適返果賴神明危途  
僅免跡阻朝廷予豈忘卿中心怲怲起廢春官喜宣  
新命云胡一朝有疾斯病邦其不幸灾告木稼天何  
奪速遽失賢佐連城雙壁一時長夜予甚驚盡慘卿  
家禍善而不福莫究厥理公瑾奄逝哭辰奚忌柳莊

云亡當祭而禴履聲無聞九原難作爰舉舊典奠以  
澗酌下昧者存庶幾來格

又

安東

金尚憲

嗚呼公之家世忠厚文章公之心地白水夷庚盛之  
孤棘未盈厥受聽於輿誦人無虛口謂壽公遐謂社  
公羸天高鬼惡施重報輕於余善交敬之彌久飲人  
以和如醉醇酎存踰親戚歿遠行路雖公不幸余實  
公負自期朝夕來者悠悠玄亭黃壤與子同遊莫不  
親酌辭不遂情七十六翁靈鑑其誠嗚呼哀哉尚饗

又

鳳巖居士 李敬輿

白洲集附錄卷之二  
惟靈相門蘭玉儒席圭璋早將詩禮追琢其章以家  
之寶為國之光奎輝下燭德星騰祥大蘇小蘇元方  
季方靈椿留景雙璧聯芳薦之天府西序東房邦將  
殄瘁大老云亡斬焉衰經二連善喪啣恤圖存有養  
在堂北來寇深家國倉皇輦老人海環島茫洋忍說  
當年天理誰量城東舊宅子子依墻毀瘠成疾神所  
扶將連枕苦塊泣血三霜無樂乎生豈屑軒裳時急  
登賢秉憲格王中臺專席運樞弛張蓼莪廢卷身顯  
增傷關節落手載張藩綱幸適素梓仍播甘棠朝須  
弱翁寧久邊疆舊時國枰還入低昂青氊旗鼓繼霸

詞場荆棘交映福履未央門闌之盛漢代袁揚人謂  
斯榮自恨非祥弱國之臣將內于強季孫西行素履  
愈剛余亦觸機一時罹殃南宮月白西塞路長蹙時  
危喘如虱赴湯函關候鷄雪窖看羊對燭論文形骸  
兩忘險阻即夷誰道備嘗千金買骨獲返故鄉昔我  
往矣雨雪其雱今我來思春日載陽臨河對餐藉草  
傳觴生死肉骨實荷 堯湯共說殊 恩唯祝無疆  
楊花白馬終擬徜徉事乃大謬竟負滄浪卿月重明  
位親巖廊批糠在前皮幣是將星槎再滯路斷河傍  
公奮羽翼攀鶴同翔哲人見幾回自鳳凰詩篇簡牘

白州集附錄卷之一  
三  
驛筒相望精神顏面溢我巾箱一天雲月兩地參商  
秦馬生角漢使過湟萬死重逢驚喜若狂白首交情  
山海無障常期暮境庶同行藏云胡末疾遽至膏盲  
龍亡虎逝百身難償代序相承人理之常彼蒼胡忍  
殲我三良將構大厦孰為棟樑欲補舜衣五彩誰彰  
哭公非私痛結中腸連世分義百年還忙終天孺慕  
兩家巨創公年少我視我兄行肝膽冰澈笑語春盎  
揆天之才韓海班香容物之量萬斛相倉已矣斯人  
騎箕騰驤珠墜重淵鳳歸高崗蟬蛻塵寰在帝之旁  
乘雲駕虹雜珮鏘鏘俯視秋烟一點蒼蒼肯念整躄

矯首彷徨宇宙隻影益覺悲涼餘慶猶微繫有二郎  
盛德之報其後必昌嘉陵在彼玄宅允臧輻車將啓  
丹旄載揚峽雨江雲何處北邙幽明路隔匣劍分銍  
誠孤臨穴地豈春糧浮生若夢頃刻黃梁况我沉綿  
轉側在床泉迷相從次第歸裝離亭乍別先後寧妨  
不腆鷄黍于筮于筐羞慙澗毛壘耻椒漿冀以誠格  
淚落膏薌尚鄉食

又

吏曹判書 李景奭

嗚呼鳳凰麒麟為萬目之爭覩而忽焉響絕影滅則  
其為慙惻痛惜者宜如何也白璧明珠擅一國之絕

寶而倏乎淪精碎質則其為驚嗟慘沮者復如何也  
嗚呼德器如公才美如公者瑞于世寶于國不啻若  
麟鳳珠璧而一朝遘厲奄作長逝令弟才子繼歿於  
旬日之間此又薦紳積德之家古今所罕有之大禍  
舉世之人無論婦孺知不知莫不愕然咨嗟怛然涕  
洟豈特為一家之變實關一世之運何天之賦與之  
也如彼其厚也而獨於年壽也若是其嗇耶嗚呼脩  
短不齊彭殤同盡有或者耄期頤鮐背眉梨而屬纊  
三日身名俱滅者何限今公雖不得壽而浮世光陰  
五十有一亦非太短况自未勝冠香名滿世釋褐揚

庭榮耀無二殘膏剩馥殆將霑被于不極以此言之  
壽於年者一時之壽也壽於名者萬世之壽也天之  
所以餉公者不既盛乎嗚呼俗人之壽壽於生前君  
子之壽壽於身後如我公者可謂壽矣非不壽也嗚  
呼惟公以名父之孝子為 聖主之賢臣皎皎乎出  
塵之姿飄飄然凌雲之氣太白高眼視四海而掃空  
子瞻奇才荷 九重之殊獎 賜長暇而奮筆則湖  
山動搖揆大庭而擣藻則 恩波洋溢佩符而騰來  
暮之歌建節而著澄清之績進提文柄擢秉銓衡玉  
笋盈於門下水鏡懸於膏中綽有長者之風克紹先

白洲集附錄卷之二  
五  
業之赫雖復橫眉乎不虞灾孽乎無妄履虎何憂螫  
龍旋躍方期殷鼎之調忽輟秦眷之相上自公卿大  
夫下至閭巷庶人皆相吊曰賢宰相死矣死而得此  
於人人亦已難矣矧乎石江明月懸萬古而流輝玉  
樓瑤篇映千秋而不朽者哉嗚呼階蘭再摧雖失驥  
足之騁庭玉雙耀尚看鳳毛之存門容駟馬庭滿槐  
陰是則又以未艾之福貽諸後者也景奭敢擬長庚  
深慙雌甲自成童而相親到晚歲而益密出入乎  
象魏朝暮乎鴻樞連鑣比駕動成隨肩舉觥登筵輒  
至促膝歌呼謔浪宛如昨晨文采風流永隔終古想

白雪之妙曲何處更聆經黃公之舊壚祇自流涕塵  
侵伯牙之絃腸斷山陽之笛將平生滿樽之酒奉今  
日一杯之奠嗚呼痛哉尚饗

又

豐壤

趙翼

嗚呼今春上洛遇天章於闕中諸人皆罷會歸我  
獨留待命天章為余留半日其暮又來見于所寓  
家把酒慙慙深夜而歸有戀戀不忍別之意也嗚呼  
天章愛我於諸友特甚也我於其明日下歸未數月  
而聞其逝嗚呼豈意夫人生之難期生死之倏忽若  
是其甚而我之悼慟曷有窮已天乎天乎昔我未弱

冠受業先相公於雙阜是時天章生二歲而見先相  
公抱持孩撫我知依歸於門下厥惟舊哉而凡知天  
章者未有先於我者也先相公不知吾不肖教誨期  
待終始不淺而公之兄弟愛我又特甚實與親戚骨  
肉何異也亂後分散已至十年每歎離索久一朝聞  
其相繼而逝其慟慟為如何哉嗚呼以先相公仁愛  
惻怛之德公兄弟慈良和厚之性宜蒙壽考之報而  
乃大謬不然如是所謂天者誠不測而壽者不可知  
也先相公文章名於天下為一代宗匠而位冠百僚  
公又繼主文衡而位冢宰之尊是公之文章德望又

高於一世而足繼先業也高文重望兩世相仍豈所  
謂世界缺蹈自難兼備耶嗚呼贍給之文寬洪之度  
忠蓋之慮在今朝廷如公幾人則良臣之喪自係邦  
運之厄而殄瘁之歎舉國同然豈但吾儕朋友之情  
不堪其傷悼之私耶奉老丘壑疾病長嬰瞻望京洛  
迹阻門館一奠遙訣肝膽如摧嗚呼哀哉尚饗

挽章

安東

金尚憲

尚書家聲冠一世白洲是兄玄洲弟豈但文章五色  
鳳膏中八九吞雲夢我為君鳴山水絃君為我歌行



路難我返西郊君出迎翩翩同着禁鬻甥歡情苦意  
不終日後期直指清明節日月幾何人事替君已厭  
世兒亦權神仙羣居東海畔引君重祭玉皇案金門  
仍謁大仙伯令弟才子同追逐惟有人間後死者獨  
叫蒼天問禍福欲挽靈車挽不得百年淚盡清漳曲

又

領議政 金 塗

久媿叨黃閣方思讓白洲何忙殄瘁痛未豁 聖明  
憂器識英華盡文章政事休從今搢紳內底處覓風  
流

千載三蘇盛于今復見之詞場容薄劣年事謝差池

隔面才旬日承凶忽此時人間後死者哭盡有餘悲

又

判中樞府事李敬輿

虛梁月色舊容顏玉樹無緣得再攀臣節便知危亂  
際交情更見死生間星辰曳履周官宰奎壁騰輝漢  
代班少我十年君已逝幾何泉路竟同還

又

舊友浦渚 趙 翼

相門曾見茁蘭芽少小英聲稱乃家兩世文衡前未  
有當時冢宰孰能加平生情義天倫並晚歲音塵地  
角遐凶聞一朝雙壁折白頭江海獨傷嗟

又

烏川 鄭弘溟

浮生石火儘須臾君牧彭殤總一塗平日與公談此事至今存歿獨長吁

我生於世閱交親契合金蘭定幾人誰謂壑舟移半夜獨留衰病久風塵

旅遊京洛憶前年酒賦交懽樂事偏一別豈知仍永訣白頭那忍斷朱絃

詞翰交遊有數公登壇牽帥愧衰翁一朝奄忽俱零落陳迹浮雲過太空

又

大提學

李植

青春科第黑頭卿銓部詞壇世秉衡 聖代恩榮身

自致名家文彩衆皆傾同城大疫偏丁酷令弟佳兒並天生倚伏無常脩短舛冥茫天道竟誰明

平津東閣識郎君玉署天曹久襲薰未契每欣夷險共中年忍見死生分遼河芳草空留詠霄漢奎躔已晦文老我為公翻作誄危途獨立更誰羣

又

吏曹判書

李景奭

俊彩生為瑞世姿萬人爭覩鳳來儀二蘇卷裡陽春曲二陸庭前玉樹枝父子弟兄相繼逝兒童走卒亦皆悲同庚同爵同歡事搃是山陽腸斷時

汾西兄弟墓纔乾又向君家哭二難天上玉樓多俊

彦世間文苑足悲酸詩成更有何人和酒熟還無舊  
日權庭畔白眉吾小友暮鳥啼處忍相看

又

禮曹判書 金 堉

欲作哀詞淚瀉襟此生無復有知音江村岳寺嘗同  
捐玉署銀臺又盍簪驚世文章難再得過人風度向  
誰尋秋天漠漠魂車遠千古窮山萬木陰

又

行護軍 李 蔡

丞相忠勞濟我東每憐刑範在吾公文衡冢宰家傳  
物雅度高才國士風倘使蒼天加數歲定看黃閣樹  
奇功銀臺玉署同遊地雪涕空悲白髮翁

又

兵曹叅判 金光炫

君家福祿最全完禍酷如今骨亦酸蘇軾文章父子  
盛元方人物弟兄難班聯卿月承台座世主詞盟作  
繡肝痛哭秋山無限恨一時雙壁對懸棺

又

吏曹叅判 李行遠

相公德業超千古伯仲聲名更絕倫鴻鴈影聯承雨  
露鳳凰池近掌絲綸爭瞻鼎席方虛佇誰料星躔遽  
返真雙壁重泉同日閉忍窺東閣已生塵  
一見三清四十春老來交誼轉心親憂歡隨處皆同  
趣詩酒何曾不任真終古斷絃難復續祇今懸榻有

餘塵居然存歿唯先後未必人間獨愴神

又

行護軍

金光煜

一奪猶堪慟三哀詎至斯福家今若此天道亦難知  
冢宰台躔逼文衡世業推云亡關氣數何但哭吾私  
早忝龍門客敷腴得白眉從遊忘少長深淺吐肝脾  
馥馥春蘭氣昂昂野鶴姿此生難再作千古祇長悲

又

行大司諫

李基祚

間氣生申甫祥光覩鳳凰傳家尊德業經世煥文章  
雅量深河海高材倚棟樑有官居冢宰歸興在滄浪  
雨露蒙恩重塩梅屬望長人今失龜鑑天不惜賢良

萬事成殘夢三喪共一堂弟兄俱寂寞門館已淒涼  
山圻吾安放琴亡意自傷平生無限恨涕淚滿衣裳

又

京畿觀察使尹順之

不謂元嘉末還聞正始聲三蘇才拔俗雙壁價連城  
卓犖羣公表魁梧一代英襟期滄海濶風韻大絃清  
逸驥騰空早搏鵬得路亨登瀛殊禮遇前席極恩榮  
密勿君臣際輝煌父子名家傳雕鳳筆世繼執牛盟  
珍館摛詞命東曹握鑑衡文章周太史位望魯宗卿  
樹旌連雲迥珠皆照乘明滿盈恒自戒門戶復誰京  
只意仁人壽何知大夢驚玉樓催作記金鼎阻調羹

慘禍當辰已重泉並弟兄元精淪太乙英爽返長庚  
妙句餘真識華銜寄粉旌江河雖不廢天地却無情  
夙齒登龍客仍叨附驥行相知頭已白乍別鄙還萌  
厚誼均親戚深情見死生吹噓沾坎壈存訊及柴荆  
每憶詩樽會都將意氣傾如今成夙昔何處更逢迎  
豪俊人安在公私慟實并山陽懷舊淚中夜獨縱橫

又

行司直

趙錫胤

運屬艱難會時丁疫癘灾人方憂大國天又喪高才  
卿月淪玄象文星落夜臺鍾情寢門哭不獨為私哀  
相門儒術富三世昔同朝孰比才華盛爭稱福慶遙

將雛鳳忽逝並秀棣還凋倚伏玄玄理那能問九霄  
作者從來少奇才萃一門綵綸資黼黻宇宙散璵璠  
草記須高手修文已九原江河流不廢橋梓大名存  
早忝登門客深慚下榻知清談消鄙吝眉宇得心期  
天畚仁人壽朝悲殄瘁詩平生名行懿不媿蔡邕碑

又

全城

李行進

家世文章世所宗君臣乙未又遭逢老蘇當日携  
雙鳳仙李於今見一龍神爽骨清誰速奪名高鬼惡  
莫相容他時尚忍窺東閣幸有賢郎許我從

又

光山

金益熙

並世真為幸風流即我師遐標軼埃壒曠度刮毛皮  
精爽歸何速經綸恨莫施天高鬼神惡此理問憑誰  
藝苑家聲繼天曹袞職陪台階看咫尺卿月落泉臺  
江漢東流在關門紫氣迴西風吹感淚颯颯鬢毛皚  
香案留名姓雲臺擬棟樑忽聞遊汗漫豈是厭軒裳  
白日仙符下丹霄彩鳳翥惟餘萬丈焰金薤映琳琅  
鳳穴將雛好龍門得馭頻襟期幸同調風味已書紳  
薄俗嗟多口危塗獨此身浮雲蒼又白世事更難陳

又

兵曹正郎 洪處亮

名父仍名子風流動縉紳聲華自妙歲遭遇即昌辰

步武青雲濶歌吟白雪新家庭皆玉樹門戶幾朱輪  
詞翰承恩渥超遷絕等倫材為賢宰相器是老成人  
擲地鏗金韻栖鴉落紙珍官尊唯謹厚世祿且清貧  
到底香留座朋間醉若醇自能持盛福誰道在要津  
藻鑑山公最文衡學士真訐謏贊密勿時運屬艱屯  
北漠催行邁西河備苦辛巖廊須令望綱紀行彌綸  
一疾無多日三喪僅浹旬明徵理亦昧天意問何因  
爵位寧侔德年齡未稱仁夜臺今寂寞秋月舊精神  
池榭空荒草棋書有暗塵那知冠蓋地不見往來賓  
猥荷幄幪庇曾聞警欬頻吐茵容性誕開閣見情親

儀表猶森眼談歡似隔晨踈慵竟安適揮淚向南隣

又

吏曹佐郎 金弘郁

前身曾是玉京仙謫下人間五十年錦繡肝腸非俗  
物珠璣咳唾富清篇千秋藝苑高名在兩世文衡盛  
業傳遙望星躔奎彩晦不堪題挽淚如泉

父子先亡繼少公闔門奇禍一旬中慘看白壁埋窮  
壤泣向蒼天問化工仙路冥冥收紫氣書窓耿耿貫  
晴虹羊曇忍過西州道歌舞當年醉席同

又

軍器寺正 南老星

漢北人才府芥南似穎川蔚然儀大國今也掩重泉

閱閱文章顯簪纓氏族聯標名轟海宇沙業炳台躔  
喬嶽重重峙明奎繼繼懸友于皆挺發公望各團圓  
詵挂青春折莊鵬白日騫蓬山連鳳沼薇院接花甄  
世握騷壇柄家傳冢宰銓風雲猶萬里雨露足重乾  
未艾知玉福相承擬子玄無端卿月蝕不料鬼猜纏  
雲慘溪榴染灾嚴露竹年麟歸驚帶去鴿並想聯翩  
大可哀文喪何堪惜蕙指稀非白社老知過素王天  
得御龍門久從遊鳳穴偏清風薰寶氣大道景長鞭  
疊乙空人代踈槐暎几筵公私今日淚忍灑孝衣邊

又

吏曹正郎 俞 樾

白洲集附錄卷之一  
十四  
樗軒名閥盛豪英相國文章又主盟人道西平有是  
子世稱蘇氏大為兄當朝才望推燕許千載風雲際  
聖明蓬島烟霞隨步武騷壇旗鼓繼家聲志存經濟  
期公輔手秉銓衡到上卿走卒皆知賢宰相士林咸  
仰大宗正紫芝眉宇真風度黑首功名已老成萬石  
尊榮心愈下三槐燁燁運方亨涉川行看須舟楫扶  
世還驚失國楨亡鑑悲纏堯八彩摧梁慟結漢諸生  
高門積善天應佑聯璧沉輝禍轉嬰小少曾蒙先正  
訓哀號益切舊交情淒涼萬事龍歸洞灑落遺篇玉  
蘊荆東望嘉州松栢路可堪揮淚送丹旌

白洲集附錄卷之一



白洲集附錄卷之二

行狀

完山李景奭撰

公諱明漢字天章別號白洲唐中郎將李茂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延安延之李肇於此云至麗朝有判府少監賢呂是公遠祖也世有簪纓巨卿迭承五代祖諱石亨號樛軒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公文章冠一時三試連魁聲名赫赫高祖諱渾文科掌令贈吏曹判書曾祖諱順長不肯仕用大耋陞嘉善贈領議政祖諱啓三登縣令累贈至領議政工文辭負氣義凡有述作世爭傳誦宜達而窒人謂

之歸成於後考諱廷龜左議政謚文忠公號月沙文章德業之盛近代所罕名動中華國人無少長皆稱月沙妣貞敬夫人安東權氏 宣廟朝名臣禮曹判書克智之女服禮法門性行溫淑親族仰其仁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生公權夫人夢月入懷而有孕幼而異凡兒學語時已知之無月沙相公奇愛之撫公而謂曰先君日望余生子而不及焉茹痛曷涯小字曰君望以此也丁酉亂後大夫人自海州歸京船覆于碧瀾渡一船人皆湮沒風掣大夫人衣裙浮着浪頭公尚在大夫人携抱中適他船趁救得全皆歸善

云甫踰十歲佳句已播石洲權公輯諸名人大歎賞白沙李相到月沙第以宮聲弄秋思為題使公賦之卽製呈而有日月皎皎兮山窓動石樓之秋思植藜杖而長嘯人有影於柴扉白沙相公甚贊之名益彰籍甚諸公間公將命造五峯李公門五峯欣然曰君賦月皎皎者耶因授其私稿曰授此非偶也十二歲受經書於守夢鄭公擘游泮宮屢試屢魁車五山天輅以太學官見公作輒曰奇哉他日柄文手也十五歲魁陞補初試十六歲中庚戌進士辛亥人日課製賦題卽厲階董孤筆人皆難之公乃魁一松沈相公

為主司亟稱之命直赴會試而以年少不應講自是  
連中別試增廣初試癸丑中漢城試第二名乙卯魁  
漢城試丙辰中增廣會試第二名殿試登乙科選入  
槐院尋錄玉堂冬作點馬行丁巳用大相公奏請功  
陞六品拜典籍改工曹佐郎戊午知製教坐不察庭  
請罷體察使張公晚辟從事不赴己未秋以賑恤使  
從事官除軍職患暑幾危醫藥無效公自念井華水  
似好連飲大椀卽汗瀉得瘳冬拜副修撰庚申替蓋  
使李公時發辟從事不赴見選別知製教冬大相  
公如京師公以修撰從到義州歸時因命察海西

賑事拜兵曹佐郎辛酉五月拜校理與諸僚上劄痛  
陳爾瞻奸狀請絕島圍籬安置劄皆出公手雖不得  
請士論快之壬戌以體府從事官遍歷兩湖及畿甸  
癸亥反正之日特拜校理命與張公維同撰八道  
教諭文翌日首擬銓望尋拜吏曹佐郎奉御史命  
宣諭關東還時無察暗行之任還朝移修撰復為吏  
曹佐郎時李公植亦為僚貢以問事郎廳赴鞫廳晚  
有特罷之命蓋李公無馬同公宿於直所翌曉借  
騎之際以致差後公寃之疏陳實狀命勿罷選讀  
書堂又為槐院文書製述官兼漢學教授校書校理

體察使西平府院君韓公浚謙辟從事又兼纂修都  
廳郎廳書堂 宣醞應製高等 賜虎皮轉吏曹正  
郎甲子适變起昇平府院君金公塗以摠督軍門辟  
公從事體府 啓請勿許 命使兼察 上幸公州  
公扈 駕次水原將 教諭八道 命公與李公植  
於 御前卽撰文以進還都後坐政官晚會罷叙復  
正郎秋轉應教移司諫時昏朝宮人尚有留在禁中  
者公與諸僚劄陳斥出之意且請嚴宮禁 上嘉納  
已而適拜應教公季為修撰公引蘇軾故事陳疏請  
免 上以有前例不許歷檢詳舍人尋移執義應教

又移司諫適為宗簿寺正無何特拜吏曹叅議拜疏  
懇辭 優批不許卽兼槐院副提調且 命仍堂上  
書堂乙丑春辭適吏曹尋還拜以安胎使往湖南旣  
還上疏條列沿路民瘼益盆漁箭之弊設屯設鎮之  
害與夫各官逋欠之穀各司未納之貢雖經宣 諭  
未蒙實惠軍籍之紊亂宜行號牌民役之不均先量  
田結等事縷縷陳達 上優荅下備局議魁文臣庭  
試 命面給熟馬秋三告加由冬十月柳碩睦性善  
等聯名上疏謂逆珙罪名不明告變不實是非不公  
三司誤論時金相公尚憲為副提學陳疏痛斥柳睦

情狀有 嚴旨公曾以司諫叅請罪逆珙之論上疏  
乞免仍理金公事略曰伏觀近日答三司之 批辭  
意嚴峻上下之情意未孚不勝憂悶之至打罷朋黨  
為今日莫急之務然臣所憂惟恐未得打破之要也  
無論彼此不拘色目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賢者用之  
不賢者退之如是而已則人各修其身賢者能者皆  
萃於朝而所謂朋黨不期破而自破矣不然而先加  
區別預疑朋比甲者以甲疑之乙者以乙疑之不察  
心跡之如何徒以色目疑之則人皆窺 聖上之好  
惡乘機干進之輩傾軋不已朋黨之禍何時可止也

向見金尚憲論性善等疏有自附 王子之語其言  
誠過矣然其本心則不過憂憤所激耳臣與尚憲年  
輩懸絕而亦嘗往來親厚憂時汲汲憂國惓惓苟有  
所懷必吐乃已不少包容不少依違此尚憲之病而  
亦尚憲之長處也 國家不幸逆獄屢起誣枉被逮  
之冤誠如性善等所言而迺璉弘者之變亦出於  
聖明之世則意外之患亦不可不慮也嗚呼向日之  
事豈得已也大亂甫定逋播不服訛言煽動凶檄屢  
飛其時大臣三司與舉朝臣僚豈不欲仰體 聖上  
之至情而累日連章終至於得請乃已誠以為 宗

社深憂遠慮有不得已終始保全之道只在於此耳為先王至親之心豈獨性善等然也為宗社深憂遠慮豈獨臣等然也性善等非不知其時事勢之出於不得已而曾未幾月執以為言有若翻案者然此固已丑以來本來手段其言誠不足與較而其曰陷君不測其曰甚於廢朝其曰甚於逆适其曰見事者見忤者皆謂之謀逆等語皆將舉一世構成罔極之罪案也尚憲之言亦必有激於此耳性善等摺撫搆捏舉一世欲成罪案而反加崇獎尚憲一言過激則斥之以搆人罪目是何天地之量能容於性善

等而不能容於尚憲也聽言之道必觀其言之出於心如何耳伏願明察人臣用心之如何而公好惡焉噫直言美名也陷君大罪也人非至愚孰肯舍美名而甘於大罪也性善等以臣等為陷君而殿下以性善等為直言臣等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伏願亟遶臣職以荅人言䟽上不報丙寅夏拜兵曹叅知已而移同副承旨入銀臺則遶槐院之任例也而大臣啓請仍察又兼纂修廳堂上郎廳稱以修撰官時詔使姜曰廣王夢尹留館有日上將往見詔使送帖辭宴欲自来辭行命回帖請留二嚴啓下之後

持命公製立即寫進秋放關西武科榜公承命  
往龍灣還遷右承旨冬三告加由疏逋拜刑曹參議  
丁卯西警扈駕入江都教諭本府父老而應  
命製文未幾拜左承旨大臣復請仍兼槐院後亦勿  
逋既還都將行仁獻王后魂宮望祭時已過禫而  
上欲哭臨公分房察禮以禫後哀臨非禮之意屢  
啓爭執上教以與三年禫後有異遂促儀注公又  
啓曰既已過禫則與三年禫後無異此是莫重之禮  
當初禮官既已據禮酌定臣終不敢承受有嚴教  
公再疏得逋求外補出為南陽府使己巳春賦歸府

民及軍人等各樹石頌德夏叙拜兵曹參議遷大司  
諫上劄專以立心典學澄清本原為主以及奢侈漸  
成宮闈不嚴讜言未聞紀綱解弛之弊上優答冬  
復拜吏曹參議庚午春逋為承旨俄逋授兵曹參議  
又移大司諫改吏曹參議四入選部尤存戒懼疏辭  
切至優批不許秋書堂宣醞魁應製賜虎皮  
穆陵遷葬時政府進香公撰進祭文有特教賜熟  
馬大妃祭山陵文特命公製進辛未春逋吏曹  
拜副提學以大相公監春秋陳疏逋由禮曹移諫院  
逋為兵曹冬又拜大司諫逋為戶曹改左承旨壬申

春遽秋拜大司諫辭遽還拜時上方宅仁獻王  
后憂百官庭請從權兩司齊合以啓啓辭多公所  
製辭理懇切可頌頃之移承旨癸酉謁聖試場棘  
圍不密公坐該房失察罷居無何叙復承旨以左承  
旨辭遽為工曹叅議甲戌秋拜大司成疏陳不可堪  
之意優荅不許副提學缺銓曹以公首擬下教  
曰大司成勿為遷動以重師儒之任乙亥四月月沙  
相公卒公居憂丙子十二月邊遽卒急公嘗謂子弟  
曰若有事變吾家世受國恩雖在草土當歸行  
在所矣及聞大駕轉向南漢卽奉几筵及大夫人

顛倒出城夜深後始抵山城下村舍翌曉將入山城  
而但念既是軍中則不聞朝命而以凶服入非所  
敢為適逢公同壻柳誠吾以完豐府院君李公之姪  
方向山城公附書探問服喪諸人之進退及朝家  
命令之如何待報之際清兵已充斥路不得通轉向  
水原雙阜欲從水路通問江都會有族黨在瑞山送  
船邀請往復再三而公猶以旣阻山城又遠江都義  
所不忍終不許往仍淹雙阜亦甚不安盡留一家老  
幼公與季貨船入江都詣分司見諸宰旋聞雙阜被  
掠上念大夫人兄弟蒼黃號泣李公行進以巡檢使



從事官乘船巡海寄着回泊則全家無恙前說虛矣  
公奉大夫入江都纔數日清兵已迫相携步避  
見途傍有一土室急奉大夫入於其內公當戶而卧  
以身蔽之清兵彎弓貫矢熟視良久不發而去公親  
負大夫人力盡則問以女奴代之左右扶將達夜跋  
涉天明始到黔島手足爪亦脫見一船過去哀號訴  
情船人感而許之大夫以下纔上船突騎忽至飛  
箭如雨船不得住催掉而去公自分不免背負大相  
公木主整束縗服抱杖投水望見遠過船急呼回風  
驟作引船漸近有大葛索瞥然拖過公盡氣急把乃

其船破索也李家婢從他所奔避載在其船見公在  
水中疾呼船人曰此是吾家伯令監汝輩不救則他  
日當盡死矣船人始皆驚動齊引其索公得以攀上  
神主亦免水濕公請船人移泊近島探問大夫人處  
夕得同會一船入喬桐寓民家大夫人苦痢危篤竟  
不起避亂中諸親舊相與匍匐雖在板蕩中棺斂凡  
具備禮無憾卽奉櫬歸雙阜權厝從京江船人買得  
紬錦用克襄奉朝夕朔望之供俱得豐潔殷奠輒具  
蜜果人之致助者亦必如期無有匱乏時人以為誠  
孝所感南陽酷剝於兵民皆赤立而優致賻米其見

思如此已卯五月喪畢拜兵曹參議後兼槐院副提  
調又兼備局副提調仍察有司之任槩備局副提調  
始設於 宣廟朝壬辰亂後月沙相公首為之至是  
公又兼焉乃拜疏乞免 溫諭不許秋拜左承旨病  
適拜西樞尋拜都承旨病辭 命調理再辭得適除  
軍職力求外任冬拜江原觀察使巡閱郡邑軍器皆  
不中用營儲不敷而捐俸辦造役用游手不勞一民  
既完半留營中分送列邑邑邑有賴焉庚辰秋筵臣  
以槐院文書看檢及修史事 啓請徑適冬十月以  
吏曹參議還 朝關東人懷思建碑于原州兼槐院

及備局有司之任如前十一月清將龍骨大等為誌  
前後橫議人出住濟上急招大臣及諸宰又督金公  
尚憲之入驛書旁午事將不測中外汹汹公與時相  
相議必欲中止金公之行一以 啓稟一以馳書灣  
上冀或救解而催迫日甚又急招備局有司堂上一  
人公以為在此既無以排患寧奔赴共難以職次則  
公不必行而自請而行從備局直詣 闕下拜辭仍  
卽馳往留一日龍將許歸備局三臣坐西事遲滯皆  
下理公亦在逮中供對得釋罷職憲府上劄請叙三  
臣皆卽別叙公授兵曹參議時公為省松楸將往加

平到揚州病劇陳疏辭適辛巳正月特除右尹復兼  
備局槐院與司譯院提調又疏請還收諭以才學實  
合擢用使之速出行公尋移大司諫又移大司憲未  
幾呈適俄而又拜大諫時閔兩公與同僚進劄略曰  
恐懼修省固是陳腐之談而遇災進言此外無他祈  
禳等事例行於太甚之後貴在及時何拘早晚亦命  
有司趁速舉行 國家形勢之難愈往愈甚惟當固  
結人心愛惜民力以存長遠之計前後措辦之臣蒙  
賞頗多措辦之際勞怨可知自古得力於緩急者只  
在於人心之向背不係於器械之多少凡所設作姑

令少停使民得先專力於本業暗行廉察最為切實  
不必一時分遣又不必預使治裝只於一二處廉察  
則遠亦數十日往還雖不宿裝孰敢憚行遠近遲速  
天意難知一處之遣八路同戢云云又請克祛偏係  
以成和平之福毋論愚智使盡芻蕘之說 上下罪  
已之教甘雨經日又上劄其略曰萬品昭蘇生意始  
萌此正上體仁愛之天感發善心之機也惟望常加  
惕勵益廣延納謹以委任大臣感結人心延攬人才  
數條獻焉自古撥亂之君必有一二同德之臣若上  
無委任之誠下無擔當之意軍國細大之務未免皆

歸於獨斷則不但臣逸而君勞雖以堯舜之聖亦安得每事盡合於機宜也人君既察其可倚可毗之賢專責而勿貳焉則其臣亦必委身而致命不為利害所動不為是非所撓竭其心力盡其謀畫處人之所難處言人之所難言此所謂社稷之臣也事機之變出於呼吸施罷行否當決於一席之上躡足附耳之際何嘗有所啓聞姑停之議也此皆無委任不擔當之致也既往之事可以懲矣君臣猶父子也君之視臣如父視子雖罪其惡而憐愛之心亦隨而發臣之事君如子事父雖畏其威而愛慕之誠自不能

已宋仁宗之於唐介也怒其面劾文彥博貶為英州別駕旋念或死於路遣中使護其行怒之公心也念之亦公心也向者車天輅以科場代述之罪竄配址塞按道之臣待之特厚天輅恠問其由則道臣辭朝之日宣廟下別教曰天輅文才可惜予不能屈法而貸之若至窮餓則豈不矜惻乎天輅聞之不覺南向痛哭至今聞是言者無不涕泣頃者朴長遠賜米之舉亦足以感發人臣忘孝之心伏聞筵中講定之語揀薦人材誠今日切實之務然而薦之非難得其人為難無論尊卑無問踈近就諸臣所薦之人

清燕之暇特試詢閱一如漢家朝奏夕召之故事則  
賢愚能拙莫逸於明鑑之中與語而悅見晚之歎安  
知復聞於今日也不如是則無知之薦漢高何得而  
信之魏尚之賢文帝何得而聞之前後之荅皆甚褒  
嘉稱之以至言格論兼藝文提學同知春秋館疏請  
遶免 優諭不許拜大司憲遶為大司成移大司諫  
又拜副提學陳章首陳引接 廟堂之時兼借儒臣  
方寸之地或 詢問古今或 命題課製則砥礪感  
發之效不止為右文之一助且陳三件刷送之初惻  
怛之教播聞中外無不掩泣其時道臣與守令督刷

我人之際權辭以諭至謂 朝廷當有贖還之舉皆  
恃此言日夜顛望近者禁贖之嚴比前稍弛若越此  
際試陳曲折則不忍失信之意或有見恕之理雖不  
見從必不至激生他釁而 朝廷終始軫恤之意足  
以感結人心請而不許民亦何憾末陳父母之葬新  
移窮峽略具床石磨正垂畢主管無人日期隔旬請  
暇泛然亟遶職名之意嘉納許以勿辭往來且 命  
立石軍令本官題給十月為都承旨無何兼兩館大  
提學知成均館事校書提調公以如襲世爵當 國  
朝所無之盛事為尤懼拜疏懇辭 荅以有才有學

允合斯任使之從速出仕再疏又 優荅不許又以  
都承旨曾無兼帶文衡之時而既膺新 命未蒙適  
免則本職似當改差陳 啓吏曹以為都承旨兼大  
提學考諸前例無所可據李景奭曾帶藝文提學故  
都承旨 下批時改直提學為提學今此大提學則  
事係新規請 上裁命使兼帶大提學公出仕尋辭  
適都承旨拜大司憲兼知 經筵事壬午春超拜吏  
曹判書兼典牲署提調公疏辭 荅曰卿才高望重  
實合擢用不須辭之惟賢是用再疏又 不許公以  
成均叅下積滯甚多 啓於 榻前曰古例則以察

訪叅奉交差轉出而叅奉之規近亦廢閣察訪則亂  
後變通時叅下甚少叅上察訪十五中量減以成均  
館官差下俾無積滯之患 命議大臣大臣獻議直  
長奉事叅奉則以軍資司宰濟用宗簿內贍廣興六  
處察訪則以金泉昌樂栗峯契樹保安五處如成均  
叅下交差之地定為恒式十二月清使以詰問五臣  
事來入京翌日會大臣及諸宰於南別宮西廳東陽  
尉申公翊聖前四宰李公敬輿及公等五人坐於前  
楹致詰之際咆哮益甚而公從容洞辨清人頗有敬  
歎色行到藩中對之亦然並置五臣及金公尚憲於

別館拘守三閱月五臣等始許贖各徵銀一千兩削  
職出送既還陳疏有無事生還予甚喜幸之 教公  
與諸公等肅拜於 闕外而退 命該曹被罪於瀋  
中諸臣等並 賜米甲申二月 昭顯世子還瀋時  
公以右賓客陞拜守貳師陪往到平壤手書赫蹄達  
于 世子深陳西路難支之狀請減前後射隊之數  
世子甚善之並罷射隊軍人一道蒙惠馬到鳳凰城  
聞右相李公敬輿以使臣被拘於瀋蓋五臣被責之  
後不待其分付徑用以送也 世子令公毋入公以  
為時無 朝命義不可還去再三陳達而 世子以

貽患為慮使之退歸灣上 啓聞後還京公不得已  
到灣馳 啓見備局回移始入京冬 命授知中樞  
上以朝著乏才令 昭顯善圖乙酉二月清使來許  
用諸臣三月拜禮曹判書復兼備局提調公服闋之  
後未嘗休閒備經險難積成羸悴四月初早朝歸時  
馬蹶墜傷強疾而作哭送錦陽君喪行於郭外添感  
漸劇以十六日卒于正寢春秋五十一公稟性樂易  
才品絕異風流氣槩豪逸俊爽如白沙李相公自公  
幼少時已加提獎許以遠器址謫之後亦貽書惓惓  
東陽尉申公常稱之以為非塵世間人公平日非有

公故未嘗一日離先相公之側或赴公會或往宴席  
罷則雖夜深輒省謁聚集子弟文酒怡悅以供燕喜  
或至鷄鳴日以為常及丁痛毒哀毀踰制枕塊階下  
號叫不輟左臂傷濕而亦未之覺大夫人以未亡抱  
感承顏先意志體俱養存沒盡其誠焉接物之際絕  
去畦畛與人談笑和氣溢發無貴賤咸得其歡愛才  
喜士凡有質疑與之酬應亶亶忘倦及門之士皆有  
登龍之喜恆親屬出於誠意篤于久要傾心以待見  
其衣弊則解衣衣之聞其有疾則為之救藥意不到  
財產間亦不喜營葺屋宇有無任家人之為客至輒

設酒食以餉之御子弟家衆臨之以寬雖有過失不  
加苛責諭令自新次子以孝歿於丁丑兵鋒而未嘗  
形於辭色間江都危急之時有一舊識畫室載船而  
住江浦公喜而告惡而促櫓不顧後公不言其姓名  
或強問則曰已忘之矣以先相公屯域不寧強疾求  
山遍行兩湖及畿甸三經寒暑遂及先大夫人禫前  
遷奉于加平地公自經喪禍不忍入處舊舍乃居於  
外與弟妹相依及公之季出牧晉陽冀得相近便郡  
與之來往而 廟堂不許病中口號別言三十首以  
寓離思載集中季謫江外也公雖在醫藥中少間則



輒携子弟提壘而往聯袂共宿時約於中路禪房經日乃還且於每夜招集子姪或試以書卷講其意義或論古今詩句書法討論之際訓誨加焉有季妹貧且病迎置家內衣食共之言及其生事淚自泫然平生喜觀書遇意會處則雖方飯目屬於卷雖病未嘗釋手尤好禮記漢書或點朱或抄寫以至於史地師曆翁醫卜諸書無不涉獵通其大義而止不至耽嗜少時學畫蘭竹於石陽君而解其運筆之要乃已其為詩文早承家庭之訓且聞先輩之論以六經為本而翼之以漢唐宋之諸家源流滄浩泉湧雲行其為

詩藻思瞻義風調俱勝洗盡陳語橫發逸氣往往自得處迥出意表或擬之空中樓閣先相公謂公曰於詩汝過我谿谷公亟稱之曰此友之才近世所罕前後應製造次立就敏給稱 旨甲子适變 駕次水原 命公與李公植於 御前製八道 教書觀者稱其速丁卯諭江都父老文深得絲綸之體而足以感動人心閑居諷詠送別題贈之作爭相傳誦持箋軸卷帖而乞詩者相踵于門凡揮灑酬應若不深思而非得新意不寫且必以實際語為主不專於色澤之末盖公之素意然也又工於駢儷場屋高等之製

皆為學究之所傳玩筆迹拔俗早倣古人八法而晚  
好東坡懷素學其豪爽亂前所著詩文見逸於江都  
之亂有一湖西卒得諸水濱十年後幾盡搜還若有  
物陰相之文集刊行于世凡九卷公際不世之會感  
知遇之盛不擇燥濕一視夷險惟以單心王事報荅  
國恩為期常曰亡論閑劇隨分盡職乃臣子之義也  
於選部自郎僚至左右侍郎及太宰清慎自持務盡  
公道其人可用則不以請囑而廢之如不可合則雖  
親舊不敢舉其為臺閣不喜矯激可論則論如見不  
正則痛斥而不少貸曾以御史宣諭關東也有一

守令乘轎而後即馳 啓罷黜懸其轎於官府一道  
竦然又有一驛官犯法以其狀聞 上將置大辟以  
勵衆公以罪不至死復命日陳達卒得減死以承旨  
放榜西邊也採訪兩營及列鎮獎瘼疏錄一小冊還  
朝面奏皆納用邊氓賴之在備局時前後軍國重務  
蒼黃之際多所贊定或獨奏 卧内周旋中襪庚辰  
灣上之役出於自請壬午南宮之對辨析洞然言動  
白若 廟堂之憂賴以得紓諸宰見之者無不稱歎  
東陽尉申公還自瀋陽謂人曰今番之行觀某令公  
所為非吾輩所及盖服其無怖色也逮甲申春以賓

師陪護西路隨事獻替救正非一再先相公歷判六部而公為六部侍郎先相公再典文衡而公又以冢宰兼文衡人皆艷歎以為古今所罕有自未擢第已負重名高衢亨路橋梓輝映黃扉鯉庭玉樹鵠原赫赫然一世無二人之談福祿之家者指必先屈而文章行誼之稱即歸於公云

白洲集附錄卷之二

白洲集附錄卷之三

謚狀

恩津宋時烈撰

公諱明漢字天章號白洲延安之李始自三韓唐李茂從蘇定方平百濟因留仕新羅受籍于延本朝文康公石亨以文章功業有名世祖朝生諱渾掌令生諱順長不仕以優老恩受二品官生諱啓縣令是生月沙文忠公諱廷龜以文大鳴於世嘗訟國誣天子感動名聞中國終以德業相仁祖蔚然為中興良弼其夫人禮曹判書權克智女夫人夢月入懷中生公於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公聰明秀

發一似鸞鵠停時學語便解文字三歲權夫人抱持  
避兵渡江舡敗全舡滄死而適獲神佑子母俱免人  
皆異之稍長詞翰日進肆筆脫口輒驚四座時白沙  
李文忠公恒福五峯李文僖公好閔皆歎賞延譽如  
權石洲鞞車五山天輅以詩傲睨一世而見公作嘖  
嘖稱許自是戰藝場屋必居上游一時輩流皆讓一  
頭地庚戌成進士丙辰闈大科隸槐院被玉堂錄蓋  
極逆也時姦黨鴟張異己者一皆擯斥而獨於公不  
敢不推轂焉然 朝廷錄文忠公勞超公六品職故  
如藝院翰林玉堂南床皆成嗟過時論惜之由典籍

遷工曹佐郎兼知製 教時廢 毋之議益急百僚  
咸造庭以請文忠公與公斂迹不出名入陳好善等  
上疏請罪文忠公而公亦坐罷及西事方聳開府諸  
臣辟書交至公皆辭不應已未拜副修撰蓋以事大  
交鄰辭命紛紜廣逆翰墨之士故亦不敢捨公也庚  
申文忠公朝京公陪至龍灣而歸則委以海西賑事  
冬拜兵曹正郎辛酉移校理與館僚極論孽臣盜國  
柄亂 朝廷請論如法言雖不用物論稱決壬戌從  
體府事巡檢三路戎務癸亥 仁祖反正草昧蒼黃  
公以文忠公命詣闕上謁時 上未受 母后命坐

胡床于 闕庭公趨拜于前 上曰以爾為校理其  
與張維同撰教書以告八方公即趨詣之張公驚曰  
位號未正有此除拜可乎遂趨進 上前請改正  
上許之事定拜銓曹郎與長官象村申文貞公欽甄  
拔幽滯登崇俊良朝著清肅俄而銜 命宣慰關東  
因察守宰賢否明其黜陟生民利病便宜罷行還拜  
修撰復入銓郎 賜暇湖堂兼承文製述官漢學教  
授校書校理史局纂修郎廳實佐總裁多所筆削甲  
子正月遂進舉兵犯 闕金公塗開總督府辟公佐  
幕公先為體察使韓公浚謙所辟 上兩許之公遂

兼管兩府事以贊機密 大駕南巡到水原命公與  
李公植製進哀痛教以謝軍民公倉卒立就辭意俱  
到見者歎服 駕還坐事罷旋有敕 命由吏曹正  
郎陞應教遷司諫上劄請放出光海宮人之在禁內  
者毋玷新化且嚴內治以杜亂階 上嘉納之移應  
教檢詳舍人執義復為司諫適拜宗正 特陞通政  
授吏曹叅議兼承文院副提調仍不改湖堂 異數  
也一世榮之而公謙退不居政席未煖辭適還授者  
數矣乙丑受 命廉察南方還 朝條奏得宜 上  
褒荅而下所司擇其可行者行之魁文臣廷試特賜

廐馬有一二名官外托公議以試 上心蓋將以網  
打士流也清陰金先生長玉堂峻斥其用意不正因  
以激惱 上心 上辭旨極峻公曾在諫院其所論  
正在昇穀遂露章自劾仍救清陰忤 旨而適丙寅  
為兵曹參議同副承旨無史局修撰秋奉 命關西  
畢使陞右承旨適拜刑曹參議丁卯虜變扈 駕江  
都上教諭父老其文亦出公手亂已 上親祭私廟  
公論執其儀註之違禮者 上以沽直斥之連疏獲  
免而猶不自安於內求出為南陽府使束吏撫民寬  
猛得宜耄艾歌詠已已解歸又入兵曹為參議曰遷

大司諫獻言以為君心出治之本原本原不正則百  
事無由得正曰陳紀綱解弛風俗頽廢宮禁奢侈下  
民怨咨之狀極言無隱而終之以慎終之道 上優  
荅焉復拜吏曹參議庚午以承旨魁湖堂別製撰  
穆陵改葬祭文 上稱善皆有褒賞自是朝有大述  
作多特 命公為之公於通政清要如東西銓副提  
學諫掖喉司無不周流至於戶禮刑工皆嘗歷試佐  
協庶務投無不宜癸酉坐事罷承旨叙為大司成  
上重其任命勿他遷乙亥文忠公捐館丙子西寇猝  
迫國事蒼黃公曰吾雖斬焉在憂服之中不可遠違

行在遂匍匐抵南漢城下城中已戒嚴不可以衰服  
入軍門而賊騎已充斥矣公奉大夫人間行與弟察  
判公昭漢單舸共赴江都蓋以江都 廟社所在且  
近 行朝可以通問也未幾江都失守公背負大夫  
人奔喬桐路遇賊公以身翼蔽大夫人賊捨去到津  
頭無舸可濟忽遇過去舸請急大夫人纔得上舸賊  
騎追逼飛矢如雨公知不免整勅衰杖並所負神主  
自投於海忽有回風吹到一舸公獲持舸索舸人引  
之以上此實天幸而公蹈海之志則自炳然矣大夫  
人因震撼得疾竟不起權厝於水原之雙阜時舉家

傾覆嗚恤靡至南陽人不忘公遺澤爭出米穀以助  
喪葬制除歷職如舊無副壽司提調出為江原監司  
政尚寬裕道民愛戴立去思碑翌年以吏曹叅議  
召還委以詞翰撰修之任時龍胡在灣上脅致朝廷  
大僚三四公又使執送清陰公竭力周旋終不能得  
則請身自當之 上義而許之即拜辭就道龍胡見  
公儀表心甚敬服先諸公送還以微事就吏用言者  
叙復辛巳陞嘉善授漢城右尹移大司諫又移大司  
憲還為大司諫因旱灾進劄請愛養民力固結人心  
頗遣御史廉察郡邑務存寬容剋去偏係以為弭灾

之道又請委任大臣延攬人才 上以為至論無藝  
文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復長憲府蒞拜大司成轉為  
諫長副學上疏請於備局引對特令儒臣入參以盡  
論思之責又請 許贖還被虜子女以慰父母之心  
上采納焉時公將有事于先墓 上命該邑發民以  
助其役冬以都承旨兼兩館大提學成均館事再辭  
不允壬午由憲長同知經筵因擢拜吏曹判書公感  
激知遇思所以竭誠報塞持衡上下掄選公明從來  
弊數次第改革物論翕然稱之會有奸人被虜究問  
有媚意圖生之計誣引公及數三卿相虜遣使拘執

而去窘迫詰問無所不至公不懾不屈理直辭順虜  
亦無以罪也遂罰金而歸之甲申 昭顯世子自潘  
陽歸覲 大朝而還公為賓客陞貳師從行及渡江  
聞虜人尚以前事為言 世子使公勿隨行公既東  
歸處散經年乙酉拜禮曹判書其四月十六日考終  
春秋五十一訃聞 上震悼輟朝賻祭如儀同朝之  
士無不奔走來哭下至韋布市井吏胥皆咨嗟涕洟  
曰賢宰亡矣公和順優餘絕無圭角而英華榮潤暢  
於四體豪爽奇偉之氣雖蓋於一世而謙退雍容之  
心無間於内外口不言人過惡雖有憾恨之事銷解



自注集附錄卷之三  
融釋切不留于心曲對人言語絕去哇吟樂善好德  
出於至誠雖踈賤寒微無不溫言降色是以人皆醉  
德如飲醇醪其居家事親愉色婉容有同嬰兒公退  
之餘未嘗離側戲笑諧謔務悅其意日與兄弟子姪  
環坐娛侍其樂融洩也其事 君也惟以不欺為義  
處臺閣不饒權貴資廟謨必竭心力莅郡必先安集  
窮殘按道要須澄汰貪污凡在諸曹雖不察察綜理  
而事無不舉睦姻親表風義篤厚有李妹不成家業  
與之同爨久要之間一如兄弟含杯詠詩終夕無倦  
江都倉卒之際有士友頓失急難之義有同納溝公

終秘不泄子弟強問其姓名則曰吾已忘之矣公長  
於為詩超然自得風格超越不蹈襲前人塗轍自成  
一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夫人朴氏錦溪君  
東亮女錦溪 宣廟名臣夫人姿質秀發儀度閑雅  
執笄之日尊章相慶事公三十餘年未見有失色之  
時涉獵書史識達古今而掩晦不使人知也丁丑二  
月沒于旅舍葬于嘉平朝宗縣文忠公珉次公沒而  
合窆焉舉四男長一相文科判書兼大提學三代文  
衡古未有也次嘉相早登文第虜亂以孝死次萬相  
才雋而孝與公一時俱沒季端相亦文科官至副提

學其文章學問絕出等夷不幸早世一女適參議徐  
文尚孫男成朝重朝海朝女適金萬均曹憲周元夢  
殷者一房出而重朝出后二房鳳朝三房出喜朝賀  
朝女適李漳金昌協閔鎮厚宋徵五者四房出而徐  
參議出者檢閱宗泰也內外曾玄揔若干余自幼聞  
公名有同天上仙人及遊京師望見公儀表真如春  
陽煦物直欲超前而薰德也第余蓬茅賤士無由登  
炙而竊矚也及從前輩諸公熟聞公言行云為其中  
一段有如著龜者然蓋公癸亥三月倉卒詣 闕逢  
着二人則有得得色及見谿谷張公則執手流涕公

每舉以語人曰人心不同如此是將吉凶兆也既而  
果然余每服公見識之高也嗚呼以公人地遭遇熙  
運主知人望極隆且重蓋將朝夕登庸而遽闕其年  
未究厥施豈非天哉蓋公以將衰之齒顛沛之中復  
值鉅剗毀滅崩殞竟止於斯此舉世之所甚悲而重  
悼惜者也公沒後白江李相公敬輿誌其墓其神道  
顯刻則清陰筆也發揮引重無復餘蘊此足以千古  
不磨矣今公諸孫將請易名於太常氏要余為狀余  
不敢辭只據碑誌上文字而第錄如右

墓誌

完山李敬輿撰

公諱明漢字天章號白洲皇考文忠公以文章知遇  
宣廟秉文衡雪邦誣大鳴一代名聞中華以德業相  
仁祖手翰大勻篤毗初服為中興良弼外王考禮曹  
判書權公克知亦 宣廟朝名卿權夫人夢月入懷  
以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生公於洛東舊第公聰明  
秀發與凡兒嬉遊炯如鶴立鷄羣學語便解文字權  
夫人避兵渡江中流舡敗舟中人皆淪沒夫人抱公  
不釋賴有舡得濟人以為神佑公時年三歲稍長詞  
華日就開口輒驚人白沙五峯兩相公權石洲鞞車  
五山天輅見公作莫不嘖嘖稱賞是後赴課試必得

雋操筆戰藝者皆讓公一頭庚戌擢泮選丙辰登第  
選隸槐院叅玉堂錄丁巳回先相公奏請功起拜典  
籍遷水曹郎戊午帶三字銜時廢母之論起百僚造  
庭而請公斂跡不出因此坐罷西事方聳開府諸臣  
辟書交至公辭不赴己未拜副修撰時別棟翰墨之  
士專委辭命公與選焉是時兇黨盈朝要路無清流  
然不敢捨公以塞公議庚申隨先相公朝京之行到  
灣歸幹海西賑事 朝命也冬薦授兵郎辛酉移校  
理與館僚極論孽臣盜柄亂政狀請梃棘于海島議  
雖不行輿論稱快壬戌以體府從事巡畿服湖西南

白河集作金卷之三  
九  
勾當戎事癸亥鼎新首拜校理 命撰教書詔告八  
路才公而特簡也旋除銓郎衣繡衣宣諭關東仍察  
邑吏賢否生民利病黜陟咨詢咸得其宜還拜修撰  
復入天曹 賜暇湖堂兼承文製述官漢學教授校  
書校理史局纂修郎廳實專筆削甲子西帥叛金公  
塗稱總督軍門辟公佐幕公先為體察使韓公浚謙  
從事互相請公 上不偏與許兩帶扈 駕到水原  
上命公與李公植製進哀痛教公倉卒揮灑辭意俱  
到無不歎服還京坐事譴罷俄 叙拜吏曹正郎陞  
拜應教司諫上劄請放出光海宮人在禁內者毋玷

新化且嚴內治以杜亂階 上嘉納之還應教無何  
歷遷檢詳舍人執義應教司諫適拜宗正特授吏曹  
叅議新兼承文副提調仍帶湖堂人榮之公謙不居  
政席未煖辭適旋還乙丑受 命南行還朝條上民  
瘼且請行號牌量田 上褒答下所司擇行魁庭試  
受右牽之 賜有一二名官以 朝廷處變之舉引  
擬曩時骨肉之變外託直言意甚不善清陰相公為  
論思長上劄痛辨憤嫉之甚語有過激者 上執此  
左右辭旨極峻公曾在諫院亦叅庭論露章辭職仍  
伸救清陰不答而許適丙寅自騎省拜承旨兼史局

白洲集附錄卷之三  
十一  
修撰俾既前事秋使龍灣竣事還陞左承旨遣拜刑  
曹叅議丁卯 上幸江都公執羈勒以從教諭父老  
亦公文也又為左承旨 駕還欲祭私廟將哭臨公  
以為禫則不哭據禮力爭 上以沽直斥之公連疏  
獲免猶不自安乞外得南陽東吏撫民寬猛交濟歌  
騰來暮豎石追思已巳解符歸來居散即叙復入騎  
省又遷大司諫獻言陳戒君心出治之本原紀綱風  
俗之廢壞宮闈奢侈下民怨咨竭言無隱終之以慎  
終之道 上優獎復拜吏曹叅議庚午更入政院魁  
書堂別製 上賜臯比而褒之撰穆陵祭文亦稱善

賜馬以是朝有大述作多 命公為之公於清要華  
貫如東西銓副學諫掖喉司次第周歷乍遠乍除至  
於戶禮刑工莫不歷試佐諧庶務公才不器用之清  
濁無所試而不可癸酉 上視學取士公以禮房承  
旨坐該官不職罷官即叙拜大司成首擬副學 命  
勿遷乙亥丁議政公憂丙子西寇猝迫人心鼎沸莫  
知所向公曰吾家受恩深厚我雖斬焉凶服不可遠  
違 王所夜出城匍匐抵南漢城下城門已下鑰且  
不可以衰麻入軍門公欲死城下則大夫人在欲去  
則係戀 行宮彷徨待曙賊已充斥矣公奉老間行

白洲集附錄卷之三  
十一  
竄伏顛沛僅達于雙阜海庄與湖西內浦即一衣帶  
限親黨具舟楫以邀公却之與季叅判公單舸赴江  
都蓋以江都 廟社所在而且近 行在消息也未  
幾江都不守公蒼黃負母夫人奔喬桐路遇賊公翼  
蔽大夫人賊捨去及到津無舡投水幾死有過舡風  
泊之攀索得濟大夫人曰震撼得疾竟捨諸孤權厝  
于雙阜公嚙哀處恤易戚無至南陽被寇甚瘡毒心  
起猶不忘公遺澤出米穀助喪已卯凶制闕拜兵曹  
叅議兼槐院備局副提調更入政院為左承旨適拜  
西樞復拜知申移病辭適力求為江原監司公風流

雅望政尚寬裕按節褰帷嘯詠湖山而威惠並行東  
民愛戴立去思碑翌年以吏曹叅議召還委以詞翰  
纂修之任時龍首在灣上致 朝廷大寮三四輩又  
使執送清陰相公公周旋百端不能得請身往當之  
詣闕辭即就道龍首見公容止以為長者先諸公送  
還以失簿書期會就吏得免釋有言者旋叙拜兵曹  
叅議公省墓未歸中道䟽適辛巳特授漢城右尹辭  
不許移拜大司諫大司憲又移大司諫曰旱劄陳愛  
惜民力固結人心頗遣暗行廉察郡邑務存寬容剋  
去偏係以為弭災之道又請委任大臣延攬人才

上以為至言格論夏無藝文提學同知春秋館復長  
憲府適拜祭酒諫長副學公將上疏辭職曰請備局  
引對令儒臣入參許贖俘擄以慰民望 上採納命  
發夫以助墓道之役冬拜都承旨無兩館大提學知  
成均館事主盟騷壇父子相繼 國朝以來僅一二  
數也斯文至榮薦紳聳聽公再辭不允壬午由大司  
憲擢拜冢宰公持衡上下輕重同得藥籠材備桃李  
徑絕從來獎黻一朝如洗當時翕然稱之會一奸人  
為西倖與漢人潛商事覺北庭執致鳳城問狀其人  
賣國圖生引公及四三朝紳不佞亦與焉北使來鎖

之以歸前後問詰公不屈不懾彼亦無以罪也徵于  
金許還甲申 昭顯還瀋陽以公為賓客陞貳師渡  
江聞謝使被留以 世子令歸朝慶散謝使即不佞  
也乙酉拜禮曹判書公有微恙強疾送死友喪城外  
因致疾劇四月十六日考終于舊第之正寢春秋五  
十一計聞 上震悼輟朝 賜賻如禮不佞聞公病  
甌與白軒相公馳造俄聞臯復之聲矣同朝之士莫  
不奔走來哭曰邦其瘁矣下至韋布吏胥閭井市人  
亦皆咨嗟歎惜曰賢宰相亡矣公系出延安延安之  
李始於唐中郎將茂從蘇定方東征之役留仕新羅

其後及麗族大而顯官至尚書者非一其餘亦多  
仕暨我朝有諱石亨文章擅一世連魁三場官至  
府院君謚文康號樗軒即公之五代祖也生諱渾文  
科掌令 贈吏曹判書生諱順長隱德不仕壽爵二  
品 贈領議政生諱啓三登縣令有文不售而尤長  
古文辭多述公卿墓道文是生文忠公諱廷龜公娶  
羅州朴氏錦溪君東亮之女封貞夫人夫人英姿秀  
發雅度淵淳孝友天成婦德兼備所以事父母者孝  
於尊章所以友兄弟者推於婦黨宗族稱仁上下相  
慶敬姜之績不輟於手涉獵經史學古自飭而猶畏

人知公嘗避居武庫西余一日訪公公引入堂室余  
以嫂叔禮拜夫人果知壺外之譽非虛語也丁丑避  
兵于雙阜以二月二十五日病不起是歲葬于嘉平  
郡朝宗縣文忠公徙次向巳之原公歿以乙酉八月  
之六日合窆焉公有丈夫子四人曰一相今為大司  
憲曰嘉相有異才二十二登第孝死江都曰萬相有  
才而孝生不離公側死又繼公歿曰端相文科弘文  
館校理女適進士徐文尚一相初娶領議政李聖求  
女殉節旌閭有一女適說書金萬均後娶縣監柳仁  
聲女生二男一女皆幼嘉相娶叅議羅萬甲女寡歿



萬相娶判書吳竣女生一男幼端相娶右議政李行  
遠女生一男二女皆幼內外孫男女並若干人而都  
憲校理文華雅望克紹家聲豈非公之厚德懿行不  
盡其餘以貽後也公和順積中英華外發仁厚得於  
天性器宇蓋於一世喜怒不形謙抑自持口不言人  
過腹不藏宿憾對人洞絕畦畛好善亦出至誠踈賤  
寒微色撫語款是以人皆醉醇飲河各得其歡而至  
論國家利害辨人物賢否則守正不撓惟義是秉白  
沙李相公為一代龍門自公幼稚時以儒珍國器期  
之侍家庭婉容愉色為嬰兒戲未嘗離側自公退食

雖夜必問寢承顏詩禮之餘雜以諧笑務悅親志兄  
弟子姪鴈行鯉超其樂融融如也公推而及於事君  
處臺閣知無不言贊廟畫竭心殫慮佩符則必欲安  
集四境按節則必欲澄清一道雖在諸曹庶僚罔不  
奉公盡職而大小莅官尤以不欺 君為第一義睦  
嫻之德無媿古人有季妹窮不能家共居同爨豐約  
與均內外親戚之踈者近者貧乏則周給焉疾病則  
醫藥焉死喪則斂殯焉於朋友亦如之江都事急賊  
追在後有一士夫挈妻子艤舡將發公喜遇相識呼  
舡乞濟其人不顧解纜而去公終秘其姓名子弟強

白洲集附錄卷之三  
十五  
問則曰忘之矣為文章亦超然自得不襲古人塗轍而風韻清爽品格超越如雲行水逝初無定質而姿態橫生情境自然才且敏捷染筆即就騷壇老将無不曳甲 衮衮荐降 睿眷彌隆張新豐於文少許可嘗謂余曰吾儕操觚爭霸不相讓者多矣若占地甚高往往逼唐人風骨者惟白洲一人當時高文大冊多出公手造次酬唱亦膾炙人口且善駢儷少時科製治公車業者皆誦習而取式焉然此皆一時耳目之所聞見輿人之所遊談若人所不知而不佞所獨知者亦何可泯泯而無傳也 台 指經史出入古

今敷奏啓沃不贊新命吾得之於講筵同升秉心公平舉直錯枉吾得之於銓席後塵南宮半夜事機危迫西河館裡虜俎我肉而抗辭不屈談笑道之往還數千里憂喜不形於色辭此則吾得之於同舟共患之際也非有所養而能若是乎已卯冬公居恤于舊第不佞時猥無祭酒月再有事于 聖廟且以試事數造館下每就宿公所連枕並卧中宵輒三四起吞聲涕泣哽呃不自勝感動傍人久而如一日益知公之誠孝不失赤子心抵今念及不覺涕涔涔也憶吾先子與先相公為莫逆交吾先子不幸早世先相公

謂余故人子撫孤視猶子仍與公遊從驩甚公後余十年嘗呼我為兄共際昌辰聯翩曳裾得致身於青雲之上既而先相公捐館舍兩家未死危喘獨有我與公兄弟耳重罹奇禍共繫雪窖萬死歸來日月幾何而公之兄弟又棄我先歸子子天地惟我獨存尚忍今日以我銘公耶公胤子都憲公兄弟謂不佞知公深踵門泣請願惠微一言以掩諸幽余不敢以不文辭謹次世系官封及卒葬日月與夫終始大節非敢以不朽公也系之以銘銘曰

粵昔中郎東遊滄海寄籍干延世綿族大曰惟文康

大鳴熙朝重魁遙台一毛雲霄有繼文忠視祖彌光兩朝碩輔四海文章相門有子鳳穴騰祥奎輝左轉有爛其文玉佩瓊琚賁飾王言青氈旗鼓繼闢騷壇百年一人罕有三韓論公大節此其餘事忠存匪躬孝在養志在邦必聞王乃玉汝優賢顯秩不待僉與歲九其遷冢宰以都謂不席暖進秉元樞胡然奪速未究厥施曰畀其才乃畚其壽豈其留餘用貽厥後延登細氈坐提邦綱天將啓佑食報彌彰白雲南峙漢水在傍有鬱佳城神秘牛崗竹帛餘芬掩映幽堂語媿黃綰曷堪揄揚

碑銘

安東金尚憲撰

故太宰白洲李公既葬之明年胤子一相嚙哀抱狀叩余于石室之丙舍泣且言曰先人墓今將樹石願賜之一言以垂不朽余謂近世公卿世家以文章致大名洋溢于海內仍父子世主詞盟彌久愈彰者莫先延安氏余嘗備太史記名臣賢大夫事蹟以裨國乘職也遂叙之曰李氏之先出中國事具載族姓書羅代麗朝世有衣冠崇寮顯位繼繼相承暨我熙朝有諱石亨號樗軒三場壯元官至一品封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傳子渾掌令 贈吏曹判書傳子順長壽

爵二品傳子啓縣令兩世俱 贈領議政縣令八能為古文嗣家聲傳子左議政文忠公諱廷龜際遇我昭敬大王再秉文衡所為文章感動天子邦誣以雪天下莫不誦其名稱為月沙先生寔公之皇考也公諱明漢字天章白洲別號也母權夫人禮曹判書克智之女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生公將妊夢月入懷及生有異質始學語已知文字三歲大夫人避寇渡江中流失水一舟盡滄死適有天章獨夫人抱公得免人以為異甫十歲奕奕神勝每作一篇前輩見者無不聳歎知其異日代興十六中司馬自是試輒高

選曹偶莫能爭衡者丙辰擢大科補承文院權知正  
字錄玉堂選用文忠公奏請勞恩叙越階授成均  
典籍遷工曹佐郎帶三字嚙時有倫紀之變廷臣不  
叅者罪之公坐罷體察賑卹等使爭請為從事亡何  
拜副修撰諸詞臣遶東高才異等以需文事公與焉  
文忠公朝京隨行至義州還嚙委視賑海西遷兵  
曹佐郎辛酉拜校理偕館僚論劾奸魁請殛之其人  
方盜秉立禍福人者言雖不行士論快之癸亥反  
正上以公名家子素聞其才首除經筵侍讀官  
命撰八道教書尋用薦授吏曹佐郎以御史宣諭

關東仍命暗行詢問吏政民瘼其所舉斥得使臣  
體還復入玉堂移吏曹賜暇湖堂兼帶承文製述  
官漢學教授校書校理史局纂修陞本曹正郎李适  
叛上幸公州金公溼為提督請為從事體察使韓  
公浚謙前以公置幕府請勿移署上命兩與之扈  
駕到水原命公與李植於御前製八道教書見  
者歎其敏速駕還微文譴罷亡何叙陞應教又陞  
司諫昏朝宮人尚有留在禁中者久將滋蔓劄陳遠  
慮防微之道且請嚴內治禁出入俱見嘉納尋還應  
教以兄弟同館引宋朝蘇軾故事力辭不許遷檢詳

轉舍人移執義又移司諫 特陞吏曹參議仍許湖  
堂 賜暇承文副提調皆異數也懇辭適本官諸無  
如故亡何復拜吏曹奉使湖南還條上救弊十餘策  
無不鑿鑿中窾 褒予下所司施行 庭試文臣冠  
親受 賜馬時有小人進言指斥異己為網打訃者  
上內疑其心而外假借廷中憂憤不敢訟言公上疏  
痛辨奸狀請明示好惡群小銜公次骨弗卹也尋移  
兵曹又移承旨兼史局修纂官實佐總裁裁定非陪  
屬也秋承 命往義州試揭武榜還陞右承旨辭移  
刑曹丁卯西警扈 駕江都應製 諭父老文復拜

左承旨 上回鑿 親祭私廟公力陳非禮忤 旨  
切責公不敢安再疏辭適乞外得南陽府使明年棄  
官歸民思碑之後聞公遭喪舡米義賻若趨公令拜  
兵曹移大司諫劄陳帝王心學之要 嘉納移吏曹  
以屢入銓地懇辭不許 穆陵改葬撰祭文 上善  
其辭賜馬仍 命製進 大妃 進香祭文尋為禮  
曹參議大司諫為承旨兵曹戶曹工曹移大司成會  
副提學缺以公首擬 下教毋動委任責成如此乙  
亥遭文忠公喪明年丙子重遭內艱喪亂流離執禮  
罔愆初聞亂公謂子弟曰吾家世受 國恩與他人

異當從 駕計已定及聞 駕幸山城或疑喪容入  
軍趨趨間虜騎充斥城門閉不得入家人先往湖西  
者具舟迎之公曰既不死山城下必往江都通奔問  
之路遂奉大夫人以往賊至僅脫轉往喬桐身負大  
夫人亦不失所奉木主幾死者數大夫人疾不起奉  
喪權厝水原雙阜里喪除已毀不欲起會除兵曹又  
兼槐院備局副提調移承旨僉樞又為都承旨皆病  
免出為江原監司興弊造宜公私多賴明年 召還  
專畀文苑史館之事拜吏曹盡還前所兼帶關東民  
咸思之立碑如南陽庚辰址使到義州有所致詰名

召相臣以下諸大寮人情危懼或有規免公本非應  
行自請前赴虜人見公舉止異凡相謂曰長者也即  
許徑還尋坐公事逮繫用言者叙復兵曹明年春特  
陞漢城右尹移大司諫大司憲曰早劄陳結人心惜  
民力務誠實核虛偽終眷眷於本原之意 優荅兼  
藝文提學同知春秋副提學乞暇上塚 特命發夫  
助其修墓又為都承旨兼弘文藝文兩館大提學知  
成均館再辭不許以承旨帶文衡於官次有礙乞解  
本官 命仍之前未有此掌故以為記壬午自大司  
憲 持拜吏曹判書務循公道䟽通積滯輿論胥慳

冬奸人失志者心怨 朝廷會其潛商事覺逮繫北  
庭誣引諸宰以求自脫公暨四三重臣俱被鉤問公  
抗辯不屈虜見辭直意沮顧無可為地駕言罰銀至  
千兩盡輸乃送還甲申 昭顯世子西行由賓客進  
貳師從沿道軍民所不便者務盡詢訪輒請罷施減  
公私所費累百千以上人情大悅至鳳凰城聞前日  
同坐被誣大臣以使事入瀋陽見留具以馳 啓歸  
朝即開乙酉拜禮曹判書公自前數月常若示儻強  
起哭親友喪疾寢甌至四月十六日告終于城東第  
正寢春秋五十一訃 聞輟朝二日吊祭賻贈如禮

士大夫聞者莫不慟傷如親戚皆曰安得表裡無間  
誠宗愛人如白洲者乎公卒之十數日弟叅判君繼  
歿朝野尤傷焉公之夫人先已葬加平郡朝宗縣先  
舅姑屢次負亥之原啓其墓而與公合窆焉宗是年  
八月之六日也公為人氣度坦夷風骨竒邁去町畦  
無人我洞豁見底裡白沙李相公名能知人見公於  
少時稱為國器孝友純備事父母最得父母心推而  
及弟妹得弟妹心與老少朋友交老少朋友驩然不  
能捨以至所更中外吏民皆以為公德我追思不已  
自少才名冠世妙齡擢大科文忠公望臨一時門下



白洲集附錄卷之三  
諸賢持衡定價而公自以材器為公論所推不專以  
門地顯往往多出於 睿簡國家之所設以待賢才  
者經幄言路兩銓部喉舌其長則加眷公既登敷歷  
踐月除歲遷四三焉五六焉或至八九焉每當會擬  
以為非公則無可當此任 聖眷朝望上下交注而  
輿誦終始無二口凡有除拜力辭求解必不得已後  
弔勉就 命感激知遇不擇夷險竭力殫智疏章啓  
辭指事陳情明白洞快不遺毫髮多有人所難言者  
毋論世之期公公亦自期大樹立以報國立名以此  
人益信其為忠平生無過激不稱人惡遇大事一切

裁以義至於倉卒橫逆之來琅璫繆微豺虎交跡觀  
者辟易而不遽不懼夷然若無事非素養能如是乎  
公善病時時危惓每聞 上體不安輒感動憂色忘  
已在病居家就養為孺子慕雖值暮夜公退必詣二  
尊人所子姓兄弟環侍左右備陳娛樂以為恒燕私  
接人和氣融洽盃酒笑談風流映發寒賤者不知其  
為顯貴爭論者不覺其有喜愠感恩者不見其示德  
色人有一才一藝汲汲獎進無親疏御子弟家衆和  
言感化不尚嚴苛不治產業家頗內困客至必置酒  
亡問有無故舊貧者解衣衣之病者濟之以藥物在

江都賊追甚急有相識者艤舡江口公望見赴之其人舉棹不顧而去後有問其姓名公曰吾已忘之終不言性悟學蚤聞庭訓不煩外傳長而自得益深泛濫諸書靡主一家為詩天藻溢護才情蕪羨不屑屑於古跡而自以風調勝之有請者揮灑立就或有未脫藁而人已傳誦文忠公謂詩則過我云墨迹道逸駸駸唐宋名家往來赤牘亦無允筆配羅州朴氏本新羅國姓判義禁府事錦溪君東亮之女後封貞夫人生而秀慧神識過人少從諸兄後女紅之餘博通書籍然未嘗以文字自見及歸孝敬祥順婦道甚備

內外親黨視為法式文忠公及公出入兩銓前後十餘年不以一事溷丁丑二月二十五日避兵歿于雙阜生四男一女長一相十七登文科歷侍從臺諫為郡守彬彬有世風其進未可量也次嘉相二十二登第遭亂孝歿次萬相進士有才行公病不去側公歿之六日而繼逝次端相向學女適徐文尚一相娶領議政完山李聖求女節死江都有一女再娶察訪柳仁聲女生一女未字嘉相娶叅議羅萬甲女無后萬相娶判書吳竣女生二男皆幼端相娶判書全義李行遠女孫男女並若干人嗚呼以公之才遭時嚮用

未究厥施屈於年而止蓋由再丁大感哀思焦竭遂  
至不幸君子重為之惜也余於世鮮所合而獨喜公  
兩世之交不以輩行為間往年既銘先相公墓未一  
紀而今又銘公顧不忍銘而亦不忍不銘也悲乎銘

曰

李籍延州自出中華世載令德迄為大家文康接之  
赫赫三元御史知縣多屈少伸光前啓後乃生相君  
文為世師德為世毗相君有子寔為太宰太宰如何  
其心孔愷寒顏思庇士歸辭字惠政浹肌民曰父母  
外內俱宜公望攸屬總銓持衡允諧厥職肅肅文苑

仍世主席四牡方驅中塗輟跡豐公之才天所獎奮  
公之壽亦天枉彼蒼司命胡厚胡薄不朽者存與石  
無泐

白洲集附錄卷之三終



